

20150408 晨起薰法香如是我聞思（逐字稿，簡校版）

乘慈運慧小不過分

乘悲啟智大不減少

五乘各得增長得益

就是要跟大家分享，佛陀他的悲心運用自如，他教育眾生，隨機逗教。就如空中密雲雨露，隨著大地種種的根、枝等等，只要有雨來潤濕，就是隨著他們的根與枝、葉，這樣接受，這樣來受潤。就如佛陀，佛法在人間，隨順眾生的根機來接受，來受用。這是佛陀的法能夠適應各不相同根機的人，這就是乘慈運慧。有慈，是希望人人能幸福，去除煩惱，心時時安穩自在在生活中，這樣的人生是最有福的。心無煩惱，在生活中，這就是佛陀的慈悲，運用他平等的智慧，人人得福。不論是什麼樣的根機，「小不過分」，要給他的法，他的根機很微弱、很小，而這個法，在這樣小根器的人所接受到的，也是剛剛好。就如同樣是感冒，孩子、幼兒、少年、大人用藥的分量，雖同樣的藥，卻是不同的份量。佛陀的法，很自然普澤眾生的心地，隨順他們的根機，隨意接受。淺薄的根機，他所接受的法也就是淺薄的法入心。這樣慢慢隨法增長，這是漸教，[昨天也有說到漸教](#)，漸漸隨他的根器所接受的法，這樣慢慢成長，所以「小不過分」。

小根機，若是一下子就給大法，這樣無法適應，反而會傷害到他的善根。所以說，佛陀的智慧就是慈，慈就是佛的根本，再來運用慧。慧就是「用」，「本」是慈，慧是「用」，來運用這樣的方法，為小根小器的人，也能夠接受法，漸漸生長。佛陀也是要「乘悲啟智」，若是苦難的眾生，菩薩就教化「菩薩所緣，緣苦眾生」。佛陀的大悲，「人傷我痛，人苦我悲」，這種平等的愛，同體的大悲，眾生的苦難要如何幫助他？有的是心靈的災難，有的是身，現象境界的災難，或者是長年累月貧窮苦難，或者是帶著煩惱無所事事的苦，要如何去救拔他呢？佛陀就要起於大用，因為乘悲啟智，要如何人能從苦中將他救拔起來？要運用法，啟動很多人的愛，如何能去拔除芸芸苦難眾生？這時候就需要大根器的人來接受大法，發大心、立大願。這種大法施教眾生，就「大不減少」。

雖然法很大，大根器的人所接受到，希望能再更大心，雖然說我已經了解，我除了獨善其身，我還要兼利他人，不是小範圍，是普天下。不是今生此世，是來生來世，這種弘誓願。「四弘誓願」，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等等，上求下化，還要再契入四無量

心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，大喜大捨。像這樣大的咐託給所有弟子，這種的大法，所以是「乘悲啟智」，要人人頓悟、體會、發願，所以「大不減少」。「五乘各得增長智益」，這就是佛陀所說的教法，小根機的人就是接受小法，慢慢增長。大根機的人接受了佛陀的大法，馬上立弘誓願，啟大悲心，慈悲喜捨，入人群去，這就是佛陀施用的法。適應五乘各得。「五乘」，最近大家都很熟了，除了佛陀教團的弟子，教團外的弟子，在家居士，他們各人所受的法各不相同。教團內的弟子還守在小根機，獨善其身；教團外的在家弟子，能夠頓教，發大心，行菩薩道，也是有。所以，五乘，不論他的環境在哪裡，他的根性來接受佛的教理，這就都能得到利益。當然，佛陀在世時也是有這樣的大根機，人間也有這種不得調和的人心。

話說佛陀在世，在王舍城耆闍崛山，那時候，千二百五十弟子都召集在王舍城耆闍掘山。但是，同在那個時候在波羅奈國，國王有一位宰相，這位輔相他家中生了一子，得到此子很歡喜。尤其是這孩子，具三十二相，人見人歡喜，趕緊請相師來家中，為他的孩子看相。相師看了，也是很驚訝，怎會有這樣具足形相的小孩子？就問這位輔相，「這孩子出生與在胎中時，有什麼樣的異常嗎？」這輔相就向相師說，「我的夫人本來個性非常暴烈，脾氣很不好，做人很苛薄，有時我對我的夫人也是很無奈。但是，自從她懷孕之後，她的性情都變了，變成了很溫柔，且心量開闊，能仁恕，憐憫，體會家僕的生活，懂得疼惜等等。這個孩子生下來，我們全家的人，大家都很高興。」

相師聽了，就說：「就是這孩子的吉相、瑞相，母親的性情改變，就是這孩子未來的性，他帶來了這一分家庭的瑞相，將來也會帶給人群、人類的吉祥。這樣為他取名，名字叫作彌勒。」這事情大家傳開了，孩子從幼小，慢慢得成為兒童，人見人愛，聰明智慧，話一出口就讓人感覺到，這樣小的孩子，怎會有這麼大篇的道理呢？消息傳到國王的耳中，國王聽了，自己內心就起了那分不安，覺得這個孩子在我的國家中，又是我的輔相，我大臣的兒子，得到人人這麼的尊重，這麼的讚歎。將來這孩子若是長大，我的國家，是不是我的王位，是否這孩子長大後會取代我？這就是國王懷疑，起了嫉妒、恨，沒有理由的恨這個孩子。所以，想要如何將這孩子消滅掉。有一天，向著他的輔臣、他的大臣，這樣說，「聽說你家的孩子彌勒，已經很可愛，是不是你能把他帶來，帶入宮來，聽說他很聰明高博，智達殊才，是一位與其他孩子完全不同，是不是帶來讓我看看？」宮內的人已知道國王所懷不軌的訊息，就向這位大臣、輔向說，透露出國王的心聲。

這位大臣輔相擔心，「我到底要將孩子帶入宮呢？或者是…」，很掙扎。後來他的夫人就說：「是不是讓他離開波羅奈這個國家，他的舅舅在波梨國，波梨弗多羅國。我是不是將這孩子送到孩子的舅舅那，他是一位高才博達，他的門生也很多，孩子也差不多到學齡時期了，是不是就這樣送孩子過去？」大臣輔相也覺得應該是要這樣，趕緊用大象與人護送這個孩子到波梨弗多羅國，去受這位人人所欽仰的婆羅門門下。就這樣開始，彌勒就在舅舅的家中，接受與大家同樣的教育。這舅舅發現這孩子輕輕一句話，全部的經典都能了解。他覺得：這樣年輕、年幼的孩子有這樣的奇才，不用二三年的時間，所有婆羅門教的道理全都了解了。年紀已經進入少年時期，應該要趕緊為他開一個大會，讓全國的人知道這個年輕人的智慧奇才，讓大家來承認這位少年，在婆羅門教有這樣的奇才。

但是，要辦這大會，這位舅舅本來就是一位很清寒的人，辦大會需要錢，就派一位弟子到波羅奈國，希望他的父親能替兒子出錢辦這個大會，等於是一種灌頂洗禮的儀式。就派弟子前往波羅奈國，卻是在還沒到達時，期間就聽到釋迦佛在王舍城。這位弟子他動了一個念頭，先去王舍城拜見佛陀。但是他這心念一起，才在半路中，就被虎咬走，就喪命在中途。他因起了這個念，所以，雖然受到災難，半路被虎咬死了，他就生天了，生在天堂。在這期間，舅舅還沒得到訊息，但日子在過，不如自己來辦。所以，傾盡了他的家財，集所有的婆羅門徒來參加大會，來互相討論教理等等，來見證這位青少年的才華。每一位，這樣多人，五百多人來，要辦宴席請大家，甚至每一個人要回去時，還要如供養一樣，給他們紅包禮數，每個紅包五百兩，所以，所有的人來，都給他們錢。

這個會，大家讚歎、歡喜，離開了。但是，後面又來了一個人，後面這個人就說，「我來得較遲，雖然我來得遲，同樣的你也要比照，比照前面五百位，你至少也要給我五百兩。」這波婆梨，就是舅舅說：「我所有錢都完全用掉了，我現在什麼都沒有，我怎會有五百兩可以再給你呢？且這個大會也結束了。」但是這個人就說，「你若是不拿出五百兩，你的後果是七日後，你的後果會很嚴重，會頭破七分。」那時候，這位波婆梨，大婆羅門舅公他就很擔心，舅舅擔心了。他的弟子半路被虎咬死生在天堂，見師父這樣擔心，他就從天而降來告訴他。就說：「這位惡性的婆羅門，他根本不知事情，他是惡心惡念，是一種的恐嚇，他並沒有這種神通，來預言你七日後所會受的，所以你放心。真正能通徹大法的，唯有一個人，那就是佛，世尊，現在在王舍城。」他就問：佛，世尊是怎樣的人？」這位天人就向他說起世尊

原本是迦毘羅衛國的太子，從迦毘羅衛國的悉達多太子是如何修行，如何成佛。覺悟之後，如何度眾生的過程，一五一十完全說給這位波婆梨婆羅門知道。

「原來王舍城有這位大覺者！」他就趕緊準備派十五個人陪伴彌勒，趕緊往王舍城去。「但是，要測驗這位世尊，佛，你就要先運用你們的智慧。」「如何測驗？」「譬如說你們能測驗他，問他『我現在到底得幾個相？』問他『我現在有多少弟子？』問他『我現在幾歲？』在遙遠的世尊，他若能了解，他才是你們真正及時要歸投的師父，你們就在那裡修行。」這樣交代，一路上大家趕著路，果然來到王舍城。將要入精舍之前，他就看到地上有佛足的痕跡；腳踏過的佛的腳印。大家看到那個足跡，其中有一位比丘尼在那裡，雙手恭敬地捧著一條蟲，已經是死了，來到佛足跡旁邊。彌勒就問這位比丘尼，看到這位比丘尼的行動態度，對一條死去的蟲這麼的慈祥。看到蟲在佛足跡邊，好像會發光。

所以他就問，問這位比丘尼：「您的師父是誰？」她就告訴他：「我的師父是世尊，釋迦牟尼佛。像你們這樣迢迢而來，經過走這麼久的路，你們可知道，你們的腳所踩過的路，有多少的生物。如這條蟲在地上。」他們就用心看：「這條蟲是自己死的。」「是啊！自己死去的蟲，也是生命之一，在你們的腳下，非自己死的蟲，大、小的，不知有多少。」大家聽了之後，是啊！佛陀弟子的心量、悲心是這麼開闊。他們加強信心，向前前進。遠遠地看到佛陀的莊嚴，周圍弟子圍繞，遠遠地他們就運用心來問難，在內心起個心念要問佛。距離很遠，佛陀開始就說：「波婆梨，他的形相有二個相，一是頭髮的形相，第二他能出廣長舌相。他說法，講道理，普及大家的心。有兩相。」佛陀停一會兒再說：「這位波婆梨，他有五百位弟子。」再停一會兒，佛陀又再回答：「波婆梨年齡一百二十歲了。」

這樣大家，這些弟子，「怎麼聽到佛陀自己在說話？到底佛是在對誰說話？」佛陀就說：「從婆梨弗多羅國來的，有十六位波婆梨的弟子，來到這裡，心裡所要問的話，我回答了。」所以這十六位聽到，尤其是彌勒，非常的震撼。「是啊！我的師父波婆梨，他要我來這個地方向佛求教，求皈依。我們願意在佛的座下修行了。」這是一段佛陀在世時，同樣那個地方，不同的國家，那麼的遙遠，在波羅奈國國王的心量，容納不了一個小孩童。在波婆弗多羅國，竟然婆羅門教中也有這麼惡性的修行者。所以成就了彌勒與另外十五人，來到佛前聽聞佛法，同時波婆梨已經知道消息了，因為彌勒派其中一位回去報告。

這位波婆梨心生仰慕，不過，我已經一百二十歲了，無法去親近佛，就就地祈求，「我無法到王舍城，佛陀是不是能夠現相在我的面前，讓我親見佛陀的身相？」佛陀也滿他的願，也度了波婆梨這位大婆羅門教徒，這樣圓滿了。這就是在佛世時代，「秉慈運慧，少不過分；承悲啟智，大不減少」。跨過幾個國家的來回，有這樣的故事，佛陀也應眾生所需求，度有緣人。這種「五乘各得，增長得益」，這是不可思議。所以，佛如空中的雲、雨露一樣，適應天下眾生的根機。前面的文說。

經文：「乾地普洽，藥木並茂，其雲所出，一味之水，草木叢林，隨分受潤，一切諸樹，上中下等，稱其大小，各得生長。」

因為前面的文是「一切諸樹，上中下等，稱其大小」。再前面的文是「乾地普洽，藥木並茂，其雲所出，一味之水，草木叢林，隨分受潤」。這是前面再前面的文。所以「隨分受潤，一切諸樹，上中下等，稱其大小，各得生長」，這是前面的文。下面經文接下來再說，

經文：「根莖枝葉，華果光色，一雨所及，皆得鮮澤。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根莖枝葉」：如前受益；根喻善種，莖喻善願，枝喻善門，葉喻善行。

「根莖枝葉」，就是前面所敘述的，所有的藥草，藥草叢林，一切諸樹，都得到鮮澤。這就是前面所說的，「所有大小，稱其種性，各得利益」，前面的文所說過的。所以皆受益，天下的一切無不受益。所以，根譬喻為善種。根，一棵樹的根是很重要的，根就是善種，叫做善根。莖如善願，莖生長起來，樹的樹幹，就譬喻為願。因為樹幹下面扎根，上面枝葉茂盛，就如願力一樣。枝，就譬喻善門，就如要接引的善門，葉子要茂盛，就要有枝，所以這個枝要發葉，如接引眾生一樣。葉，就是譬喻善行，有了善行，那就是信根，善行，自然這棵樹就茂盛起來了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華果光色」：受潤鮮澤。

* 華：喻善因，果：喻善報，光：喻善智，色：喻善事。

所以，「華果光色」，「受潤鮮澤」。這棵樹，根，善根已經開始深了，願力也已經起了，善門也開了，所以樹葉，善行也已經茂盛起來了，所以叫做「華果光色」。華，就喻善因，這是另外一種譬喻。善因，你看它開花了，這就是善因。這朵花是木棉花或是玉蘭花，牡丹花，絕對和它的根、莖、枝有關係，顯出來的花型不同。花已經開了，花開當然就是結果，果就是譬喻善報，結果是這樣。你過去所造的因，今生已經所得到的果，有因有果。因，那就是一個過程，所種的因。因來牽引，這個果又成了。所以，善因，種善因，得善果。

光，光就是喻善智，有智慧。人生若有智慧才有前途；人生若無智慧，就是很灰暗，就如愚癡無明覆蓋。有了智慧，才能顯發光明，人生的光明。所以，光譬喻善智。色，就是譬喻善事，有智慧的人，善智慧，通達善的道理，所實行造作的一切都是善事。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行眾善的人生，是多麼光彩啊，人人稱歎，這就是「色」。所做的事情，大家都看得到。智慧的光明，所照耀的路是那麼的真實，沒有偏差，所以這叫做「光」。所行、所做的，叫做「色」，所以，喻善智、善事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一雨所及，皆得鮮澤」；蒙一味雨之所潤，及一一皆得鮮明肥澤。

「一雨所及，皆得鮮澤」。不論是根、莖、枝、葉等等，全都是一雨所潤。不論是因、果等，都是一雨所潤。所以發出了光芒，發出了色，形色來，「華果光色」，都是「一雨所及」，都是受到雨露來潤澤，所以「皆得鮮澤」。只要這樣下一陣雨，種子也發芽了，樹上所積的沙塵，只要一陣雨，也能洗得乾乾淨淨；地上的乾燥，一陣雨下來，也能潤濕。所以這種「一雨所潤」，不論是卉木、叢林、藥草等等，都是能鮮澤，整個光耀起來了，生機盎然，已經很有生機。就是「蒙一味雨之所潤」，完全是一味之雨來潤澤，「及一一皆得鮮明肥澤」。覺得整個土地不是瘦瘠，整個很有光耀，很有色彩，這就是一陣雨這樣下而來。就如我們人，身體若健康，我們的容貌就會覺得紅潤有光。

同樣的道理，我們的心也是一樣，我們若好好用心，接受佛陀的教法，就如大地「藥木並茂」，不論是卉木藥草，都能夠很普遍，很茂盛，就是因為有「一味之水」，就是雨。我們一直說「一相一味」，不論你到哪裡，普天之下任何一個地方，雨的相、雨的滋味都是一樣。同樣的用途，應用在大地所有任何一個國家，任何一個地方，山河大地，或者是廣闊的大海，同樣都是一味之雨來受潤。這種「草木叢

林，隨分受潤」。就如我們人人，大小種根機，只要我們接受佛法，小乘根機，慢慢地接受、受教，再怎麼的鈍根，慢慢地教育他，他也會慢慢地增長智慧。我們有看到我們的照顧戶嗎？有的父母很無奈，孩子的智力很遲鈍，**弱智**。只要有心，人間的有心人去接近這個家庭，本來不會處理家事。看，菩薩進入這個家庭裡，用愛心、用耐心，仔細地教他：你每天起來要如何整理你自己，要如何盥洗衛生，如何整理家庭。就仔細地教，慢慢地教，一次一次地來，看他這樣地學，也慢慢地看到他也會掃地，會擦桌子、椅子，會收東西，把東西收在一起。慢慢地看到他會整理家庭，處理自己的身體，懂得會照顧他的孩子。

孩子的讀書，因為父母不會教，就也是同樣這一群菩薩的疼惜，與老師聯絡，孩子要如何教。比較遲鈍的，同樣也會輔導他，如何讓孩子能接近，與他的同學的程度接近，請老師如何的教育他。這就是人間菩薩，慈濟人不是常常做這樣的事情嗎？再鈍根的人，再弱智的，都是用心，秉慈運慧，希望這個家庭，造福這個家庭，延續到他的下一代。這麼小的事情，同樣的，慈濟人慢慢的教導他，「小不過分」，是適應他的根機，慢慢教導，終於看到這個家庭改善了。同樣在這個社會也是一樣，讓他有機會，**開善門**，根莖枝葉，根好好的扎深。願，大願，如何成長他的枝，開了善門，如何去接引行善的人。在社會上，要如何讓大家發心立願，這就是「五乘各得，增長得益」。這就是「一雨所潤，大地無不都能復甦，廣澤鮮耀」。這就是我們要很用心，佛法，要用很細膩的心去體會。我們要時時多用心。

【註一】《賢愚經·卷十二》（五七）波婆離品第五十（丹本為五十七）

如是我聞：一時佛在王舍城鷲頭山中，與尊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波羅捺王，名波羅摩達，王有輔相，生一男兒，三十二相，眾好備滿，身色紫金，姿容挺特。輔相見子，倍增怡悅，即召相師，令占相之。相師披看，歎言：「奇哉！相好畢滿，功德殊備，智辯通達，出踰人表。」輔相益喜，因為立字，相師復問：「自從生來，有何異事？」輔相答言：「甚怪異常，其母素性，不能良善，懷妊已來，悲矜苦厄，慈潤黎元，等心護養。」相師喜言：「此是兒志。」因為立字，號曰彌勒。父母喜慶，心無有量。

其兒殊稱，合土宣聞，國王聞之，懷懼言曰：「念此小兒，名相顯

美，儻有高德，必奪我位。曼其未長，當豫除滅，久必為患。」作是計已，即勅輔相：「聞汝有子，容相有異，汝可將來，吾欲得見。」時宮內人，聞兒暉問，知王欲圖，甚懷湯火。其兒有舅，名波婆梨，在波梨弗多羅國，為彼國師；聰明高博，智達殊才，五百弟子，恒逐諮稟。於時輔相，憐愛其子，懼被其害，復作密計，遣人乘象送之與舅。舅見彌勒，觀其色好，加意愛養，敬視在懷。其年漸大，教使學問，一日諮受，勝餘終年，學未經歲普通經書。時波婆梨，見其甥兒，學既不久，通達諸書，欲為作會顯揚其美，遣一弟子，至波羅柢，語於輔相，說兒所學，索於珍寶，欲為設會。其弟子往至于中道，聞人說佛無量德行，思慕欲見，即往趣佛，未到中間，為虎所噉。乘其善心，生第一四天。

波婆梨自竭所有，合集財賄，為設大會，請婆羅門，一切都集，供辦饌饌種種甘美。設會已訖，大施嗟嘆，一人各得五百金錢。布施訖竟，財物罄盡。有一婆羅門，名勞度差，最於後至，見波婆梨：「我從後來，雖不得食，當如比例與我五百金錢。」波婆梨答言：「我物已盡，實不從汝有所愛也。」勞度差言：「聞汝設施，有望相投，云何空見不垂施惠？若必拒逆不見給者，汝更七日，頭破七段。」時波婆梨，聞是語已，自思惟言：「世有惡呪及餘蠱道，事不可輕，儻能有是。」財物悉盡，卒無方計，念是愁憂，深以為懼。前使弟子終生天者，遙見其師愁悴無賴，即從天下，來到其前，問其師言：「何故愁憂？」師具以事廣說因緣。天聞其語，尋白師言：「勞度差者，未識頂法，愚癡迷網惡邪之人，竟何所能？而乃憂此。今唯有佛，最解頂法，無極法王，特可歸依。」時波婆梨，聞天說佛，即重問之：「佛是何人？」天即說：「佛生迦毘羅衛淨飯王家，右脅而生，尋行七步，稱天人尊，三十二相、八十妙好，光照天地，梵釋侍御，三十二瑞，振動顯發。相師觀見，記其兩處，在家當作轉輪聖王，出家成佛。觀老病死，不樂國位，踰宮出國，六年苦行，菩提樹下，破十八億魔，於後夜中，普具佛法，三明六通、十力無畏、十八不共，悉皆滿備。至波羅柢，初轉法輪，阿若憍陳如五人漏盡，八萬諸天，得法眼淨，無數天人，發大道意。復到摩竭，度鬱毘羅并舍利弗、目健連等，出千二百五十比丘以為徒類，號曰眾僧，功德智能，不可稱計。總而言之，名為佛也，今在王舍鷲頭山中。」

時波婆梨，聞歎佛德，自思惟言：「必當有佛。我書所記，佛星下現，天地大動，當生聖人。今悉有此，似當是也。」即勅彌勒等十六人：「往見瞿曇，看其相好。眾相若備，心念難之：『我師波婆梨，為有幾相？』如我今者，身有兩相：一髮紺青，二廣長舌。若其識之，

復更心難：『我師波婆梨，年今幾許？』如我年者，今百二十。若其知之，復更心念：『我師波婆梨，是何種姓？』欲知我種，是婆羅門。若其答識，復更心難：『我師波婆梨，有幾弟子？』如我今者，有五百弟子。若答知數，斯必是佛，汝等必當為其弟子，令遣一人語我消息。」

時彌勒等，進趣王舍，近到鷲頭山，見佛足跡，千輻輪相炳然如畫，即問人言：「此是誰跡？」有人答言：「斯是佛跡。」時彌勒等，遂懷慕仰，徘徊跡側，豫欽渴仰。時有比丘尼剎羅，持一死虫著佛跡處，示彌勒等，各共看此：「汝等欽羨歎慕斯跡，躡殺眾生有何奇哉？」彌勒之等，各共前看，諦觀形相是自死虫，即問比丘尼：「汝誰弟子？」比丘尼答言：「是佛弟子。」時彌勒等，各自說言：「佛弟子中，乃有是人。」漸進佛所，遙見世尊，光明顯照，眾相赫然，即數其相，不見其二。佛即為其出舌覆面，復以神力令見陰藏。見相數滿，益以歡喜，即奉師勅，遙以心難：「我師波婆梨，為有幾相？」佛即遙答：「汝師波婆梨，唯有二相：一髮紺青，二廣長舌。」聞是語已，復更心難：「我師波婆梨，年今幾許？」佛遙答言：「汝師波婆梨，年百二十。」既聞是已，復心念難：「我師波婆梨，是何種姓？」佛即遙答：「汝師波婆梨，是婆羅門種。」得聞是已，復更心難：「我師波婆梨，有幾弟子？」佛即遙答：「汝師波婆梨，有五百弟子。」

於時會者，聞佛所說，甚怪如來獨說此語。時諸弟子，長跪問佛：「世尊！何故而說是言？」佛告比丘：「有波婆梨，在波婆梨弗多羅國，遣十六弟子，來至我所，試觀我相，因心念難，是以一一還以答之。」

時彌勒等，聞佛答難，事事如實，一無差違，深生敬仰，往至佛所，頭面禮訖，却坐一面。佛為說法，其十六人，得法眼淨，各從座起，求索出家。佛言：「善來！」鬚髮自墮，法衣在身，尋成沙門，重以方便，為其說法，其十五人，成阿羅漢。時彌勒等，自共議言：「波婆梨師，在遠悞遲，宜時遣人還白消息。」十六人中，時有一人，字賓祈奇，是波婆梨弟子，眾人即遣往白消息。還到本國波婆梨所，具以聞見，廣為說之。波婆梨聞已，喜發於心，即從坐起，長跪合掌，向王舍城，自說誠言：「生遭聖世，甚難值遇，思覩尊容，稟受清化，年已老邁，足力不強，雖有誠欵，靡由自達。世尊大慈！豫知人心，唯願屈神，來見接濟。」於時如來，遙知其意，屈伸臂頃，來到其前，禮已舉頭，尋見世尊，驚喜踊躍，禮拜問訊，請令就坐，恭肅侍佛。佛為說法，逮阿那含。於時世尊，尋還鷲頭山。（以下略）

